

【江湖系列】风云榜

上

风云榜



慕容美武侠小说作品集

慕容美武侠小说作品集

网 云 榜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慕容美武侠小说作品集

风云榜

(上)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慕容美武侠小说作品集

刀 剑 系 列

一剑悬肝胆

十八刀客

解语剑

七星剑

江 湖 系 列

英雄泪

黑白道

风云榜

天杀星

诗 情 系 列

烛影摇红

留春谷

一品红

翠楼吟

秋水芙蓉

门 派 系 列

祭剑台

无名镇

血 堡

恩 仇 系 列

怒马香车

关洛少年游

公侯将相录

不了恩怨不了情

金 字 系 列

金龙宝典

金笔春秋

金步摇

江湖系列



又是一池春水绿

——慕容美武侠小说集代序

(一)

近两年，大陆出版界以出版武侠小说名家全集为时尚，其源头当首推三联书店以“大智大勇”推出《金庸武侠小说全集》，作为以学术著作出版见称，一向以“曲高和寡”为其出版风格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率先出版《金庸武侠小说全集》，实有不同凡响的意义：

其一，三联肯定了金庸——也就首肯了武侠小说的文学地位，其影响不下于金庸被排名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第四，也不下于他本人被聘为北大教授、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

其二，对于出版界来讲，在金庸小说反复出版单行本后，又以高价出版全集，并取得“双效益”，为“武侠全集”出版开一代先河，于是先后有《古龙作品集》、《梁羽生小说全集》、《温瑞安武侠小说集》、《卧龙生武侠小说全集》、《柳残阳武侠小说集》、《黄易作品集》，以及大陆作家《周郎作品集》等等，这种一时之风，固然和经济利益不无关系，但毕竟也证明了一点：武侠小说作为文学的一种，自有其生命力；其产生、发展乃至繁荣，也有其自身的规律，压制与鄙视，都可以影响它，但却不足以限制它。毫无疑问，武侠小说拥有大量读者，这就是它生命之源。

文学作品的优劣，题材和形式决不是分水岭和试金石，而在

于作品本身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单从小说来讲，古今中外，永远有三类小说拥有最广大的读者，那就是言情、武侠和神怪（现代社会转为科幻），追其因，它们都源于人类最基本的生命情感和生理需求，只不过时代不同，其表现形式和风格各异而已。这三类作品都产生过无数优秀之作，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冠以“通俗文学”一词而不让它们登堂入室呢？难道文学史把《红楼梦》、《水浒传》、《聊斋志异》抛弃不谈吗？没有森林，哪里又会有参天之大树？文学源远流长，正因为汇纳百川，方能奔流不息，绝非一叶障目者所能识奥。“武侠名家全集”争相出版，又碰巧在二十世纪之末，无论是偶然还是必然，总是总结了一个世纪的创作成果，这种总结承上启下，为新世纪新时代武侠小说再发展奠定了良好而又扎实的基础。

正是由于全集的陆续出版，才使我们有机会看到目前的这部《慕容美武侠小说集》。由于版权等种种原因，以前慕容美小说看得并不多，此次能先睹为快，深感其别有一番天地，可谓港台名家之一，虽不能与金庸、古龙、梁羽生争胜，但与温瑞安、卧龙生、柳残阳、萧逸等作家，足以并驾齐驱，可谓环肥燕瘦，各臻其美。

（二）

慕容美本名王复古，生于一九三二年，卒于一九九二年，江苏无锡人，生前在台湾南部重镇高雄市税务机关任税收员。

六十年代，台湾武侠小说界群雄并起，佳作叠出，王复古见猎心喜，于一九六〇年创作武侠小说处女作《英雄泪》，以“烟酒上人”笔名发表，反响不大，但他并不灰心，转年又以慕容美之笔名，陆续推出《黑白道》、《风云榜》等佳作，崛起江湖，被同道所瞩目。此后创作一发不可收拾，竟辞去公职，专门从事武

侠小说创作，一生创作二十余部作品，深受读者喜爱。与号称台湾武林三剑客的卧龙生、司马翎、诸葛青云分庭抗礼，驰誉一时，被称为“三剑一美”。

一九八五年因中风而不得不辍笔，金盆洗手，退出武林，直至一九九二年逝世。

慕容美生在风景秀丽、文化传统悠远、才子辈出的无锡，也具备了典型的江南才子特色。古典文学功底深厚，文史兼涉，又对传统文化中的茶道、棋道、书画等等均有修养，知识极为丰富，故其行文能够挥洒自如，任意东西；兼之文笔优雅，颇具诗情画意，作品能够雅俗共赏。著名台湾武侠小说评论家叶洪生言：“迨至今世，除香港金庸天才高妙，能兼得雅俗共赏之外，台湾唯有慕容美左右逢源，两者兼擅，不让金庸专美于前。”能得武林中之“南叶”推许如斯，慕容美九泉有知，亦足以自傲。

（三）

慕容美的武侠小说，承继了中国古代武侠小说的侠义传统，其作品主人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与《史记》中游侠的侠义精神，一脉相承，洋溢着一种生命的豪情，义薄云天，生死等闲，显示出崇高的人格力量。与此同时，慕容美作品中追求的侠义精神又自有其独特的内涵，它不像《射雕英雄传》中的为国为民之大侠，也不像《多情剑客无情剑》中的追求内心崇高的剑侠，而是更侧重于把侠义引向人间，平平淡淡的芸芸众生，更需要助人为乐，抱打不平的侠士和英雄。正因平常，才更真实，更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十八刀客》中的张弟，只不过要成为一个著名的刀客，白天星帮助他实现了这一梦想；《黑白道》中的司马玉龙，只不过要洗清加在自

己身上的罪名，但要做到这一点，没有五行怪叟的以自身功力相输，决不能实现；《关洛少年游》中的追魂叟，把得来的银钱，送给贫苦人家，自己却吃别人的剩饭；《快刀兄弟》中，更想建立一个桃花源式的地方，收养天下孤儿……如此等等，行侠仗义似乎也并非顶天立地的大豪杰、大英雄才能做到，你、我、他，也许生活中的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其实，武侠世界、江湖世界，就在我们的眼前，就是我们生活真实而又曲折的反映。

慕容美武侠小说注重追求人物、情节、故事，乃至语言风格上的变化，绝不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叶洪生认为慕容美小说的最大特色是“诗情画意”，固然不错，这从他许多作品的名称上就可以看出来，像《秋水芙蓉》、《金步摇》、《翠楼吟》、《烛影摇红》等等，乍看之下，绝不像武侠小说的名字，确实如诗如画，温柔雅致。但单以“诗情画意”四字，绝不能道尽其特色。像《血堡》则奇幻多变，《无名镇》细腻自然，《十八刀客》流畅紧凑等等，各具特色，各具味道。优秀的作家，不断超越自己，优秀的武侠小说家，必须不拘一格，跳出俗套，不但是江湖老套，更要跳出自己的模式，令人耳目一新。慕容美小说在努力追求这一点，所以小说异彩纷呈，好读好看，虽有二十余部，却殊少重复，每一部都是一个全新的感觉，读者自可去品味。如果说慕容美小说的风格，愚以为还是“自然雅致”比较适合。当然，见仁见智，大可不必苟同。

《慕容美武侠小说集》的出版，为武侠爱好者提供了一道新的风景，侠义诸君千万不可错过游览和观赏之机会。

金古生于京东十里堡

1999年4月2日

目 录

第 一 章	笔箫盟	(1)
第 二 章	群英会	(33)
第 三 章	盟主角逐战	(60)
第 四 章	天仇老人	(101)
第 五 章	黑白无常	(129)
第 六 章	紫燕十三妹	(165)
第 七 章	虎坛风云	(191)
第 八 章	柔情似水	(219)
第 九 章	灵台山下人憔悴	(250)
第 十 章	梅雪奇冤	(297)
第十一章	云浓雨密	(353)
第十二章	紫阳惊魂	(390)
第十三章	天盲怪叟	(414)
第十四章	成败一举	(460)
第十五章	天、地、人三老	(502)
第十六章	玉女情	(526)
第十七章	连环计	(553)
第十八章	正邪两阵图	(580)
第十九章	离合悲欢	(607)

第一章 笔箫盟

甲子年的八月十五，似乎是个颇不寻常的日子。

古都洛阳，这座历史上的名城，打自三数天前开始，就已逐渐显示出一种近乎反常的热闹。而到了十五这一天，更是人如聚蚁，马似飞蝗！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向城中蜂拥而来，好不热闹。

人笑语，马长嘶。放眼城中，不论茶楼酒肆或者客栈饭馆，到处有马，到处是人。这些风尘仆仆的不速之客中，包括了老少男女、僧道尼俗各式人等。从儒雅风流的文士，到衣衫褴褛的乞丐，以至于江湖术士、走方郎中；三教九流，应有尽有，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同一天，古城内东北一隅，却是寂静异常。

时约午末未初光景，那座建于魏文年代，始号芳林、后改华林的古园中，在龙濯和天渊两池之间，那一度因晋王司马芳日夕游宴群臣，而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九花丛殿之下，这时深秋的阳光正有如一条温暖的金黄锦被，轻轻而静静地照覆在阶前一个蓬头垢面、蜷曲侧卧的少年乞儿身上。

那乞儿衣着破旧不堪，身底下垫着一条枯黄的粗草席，头旁放着一只篮子，里面除了一副竹筷跟一只缺口瓷碗外，别无一物。从那乞儿在臂弯里露出来的半边脸孔看上去，他的年龄大概在十五岁左右。虽然那半边脸孔满是油污，但五官却是极为端正

挺秀。他似乎睡得很甜，呼吸均匀，弧形的唇角上，漾着一丝浅浅的笑意。

园中很静，不时有一两只跳跃啄食的小麻雀，在乞儿那只篮子上向篮中检视，见无余粒可以分享，方始一一振翅而去。对这些，乞儿则是一无所知，熟睡如故，只有臂弯中那支斜斜伸出半截的黑色箫管，在秋阳中，无声地闪着阵阵乌光。

就在这个时候，殿东景阳假山背后，忽然悄没声息地踱出一位面目慈和、白须垂胸的佝偻老人。那老人背剪着双手，似有着满腹心思，神色异常落寞。他蹒跚独行，时行时停，这时正朝九花丛殿这边走了过来。

老人走得很慢，一面走，一面低声漫吟道：“园破、人老，秋亦堪怜……”吟声断续，愈吟愈低，终至不可复闻。

渐渐地，老人走近少年乞儿身边。当他发现居然有人会在这么冷僻之处昼寝时，不禁微微一怔。但在他看清对方原来只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年轻乞儿后，又不禁怜惜地多望了他一眼，同时发出一声低叹。

就在老人举步欲行离去之际，游目所及，老人蓦地一声惊噫，身躯猛然一震，脸色遽变。他谛视着乞儿臂弯中的那管黑箫，双目中闪射着一种令人颤抖的精光；垂在胸前的那把白须也同时不住地抖簌起来了。

这时，那个乞儿口中含混地嗯得数声，手足伸展，业已打着呵欠，揉着眼皮，从地上坐了起来。当他一抬头，蓦然瞥及了面前的老人之后，先是一惊，继又赧然一笑，露出一口整齐如玉的牙齿，低头抚弄着那支黑黝黝的长箫，好像有点怪难为情地笑着招呼道：“老伯……您……您……好啊！”

老人含笑点头，应道：“你好，小弟弟。”老人此刻的神态，已回复到先前的平和，他一面答着话，一面就势在那小乞儿身边

的石阶上坐下来。

老人坐定了，似乎有意造成一种随和的气氛。他先东张西望了好一阵子，又赞美了阳光的温和、古园的雅静，如何适宜于散步或小睡。听得那乞儿满脸笑容，毫无拘束地瞪着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望着他，就像一对祖孙闲坐，做孙儿的正等待着老祖父开始述说一个古老的故事一般。老人这才偏过脸来，漫不经心地含笑问道：“小弟弟，你多大啦？”

“十五。”

“哪儿人？”

“临汝。”

“念过书吗？”

“念过。”

老少对答至此，老人微一怔神，好似突然发觉了什么不对，蓦地偏转脸来，双目一张，精光闪射地沉声道：“什么？你说你是临汝人？”少年略感惊讶地嗯了一声。老人双目一闭，连连摇头，一面喃喃地道：“不对，不对！你绝不是临汝人。”

少年听了更是惊讶，心说：“这就奇怪了，我是什么地方人，谁也不会比我自己更清楚，我又没有说谎，你凭什么说我不是临汝人，而且说得这样肯定呢？”他嘴唇动了一下，因见老人双目紧闭，似在思索什么，是以忍着没有开口。

这时候，老人忽又张目道：“小弟弟，你姓武，是吗？”老人发问时，语短声促，问完后，两眼盯在少年脸上，不稍一瞬。瞧那神情，他不但急于得到答复，而且对少年将如何答复，也显得异常关切。

少年方欲点头，忽然一声惊咦，眼睛睁得大大的，失声道：“老伯……这……这个……您……怎会知道的呢？”老人啊了一声，同时深深地吐出了一口长气。

少年摇摇头，自语般地又道：“真令人奇怪……我明明是临汝人……您却说不是；您以前没见过我，我也没告诉过你，但您却又知道我姓武……唔……真令人奇怪。”自语至此，终于忍不住抬头道：“老伯，您怎么知道我姓武的呢？”

老人脸色微微一变，以两声干咳掩饰了面部的激动神情之后，方始手抚长须勉强笑笑道：“你猜猜看——”

少年率直地摇摇头道：“猜不着。老伯，您说了吧！”

老人仰脸朝天，漫声道：“孩子，你知道老伯是干什么的吗？”

少年脱口道：“算命的？”

老人回过脸来，点点头，笑道：“一点不错！孩子，你真聪明，被你一猜就猜对了。老伯会算命，人家替老伯取了个外号，叫做卜算子。”笑得一笑，又道：“老伯不但会算命，而且算得很准。”

少年好奇地道：“见了谁的面，都知道那人姓什么，是吗？”

老人笑了一笑，道：“单会这一点，就不稀奇啦！”

少年听了，大感兴趣，不禁仰脸又道：“那么会什么才算稀奇呢，老伯？”

老人微微一笑道：“断人生死。”

少年不由得失声道：“断人生死？啊！老伯，您真了不起！”说着，不禁自语道：“假如我也会，该多好。”头一抬，大声说道：“老伯，这种本领，您肯教我吗？”老人拈须微笑不语。少年话方出口，朝老人望了一望，脸一红，头忽然低了下去。原来他发觉自己太孟浪了，他想：“我跟人家初见面，这种要求岂不太嫌过分了吗？”

少年方自惭愧不安，耳边忽听老人和悦地笑道：“抬起头来，孩子，这不算什么。江湖上三百六十行，无师自通的行业毕竟很

少，老伯会这个，也是人教的。而且，再说一句大话，老伯年岁也不小了，将来终有一天免不了要传人，我们今天既然无意相遇，也算是前世有缘——”

少年抬起那张红红的俊脸，兴奋而羞赧地低声道：“谢谢您，老伯——噢，师父！我该向您老人家磕几个头呢？”

老人和蔼地抚着他的肩头道：“用不着了。孩子，你既有向我磕头的诚心，便和磕头没有两样了。而今往后，我们之间的名分，就这样定啦！”老人说着，仰脸望了望天色，自语道：“现在大概是未申交替，唔，还早着呢！”

少年抬头道：“师父有事吗？”

老人点点头，旋又摇摇头，漫声道：“没什么，等会儿你就知道啦！”

老人说着，同时发出一声极其轻微的叹息。他悠悠地仰起了头，眼望虚空，不言不动。像在欣赏着天空中追逐而过的浮云，又像为了一些遥远的往事，而陷于一片沉思。

古园，再度回复了平静；只有秋阳无声地照射着，暖人如醉。

良久之后，老人缓缓收回目光。他见身边少年低头皱眉不语，不禁伸手一拍少年肩头，轻声笑问道：“孩子，你在想些什么啊？”

少年一愣，眼角微抬，赧然笑道：“没有什么，师父，我只是在想——”

老人笑道：“想什么，说呀！”

少年期期地难以启口，老人目光一转，似有所悟地笑接道：“你在想师父如何算出你姓武是不是？”

少年不安地笑了笑：“是的，师父，我一直在想，这真有些不可思议——”

老人听了，不禁手抚长须，呵呵笑道：“年轻人总是一个样子，一点也沉不住气。你不是已拜我为师了么？……好，我就先把算出你姓武的经过告诉你吧……这样的，今儿早上，城中忽然来了很多很多的武林人物。师父心里纳闷，便信手起了一卦。除了解决几件重大的疑难之外，另外发现了一件事，那便是今天第一个跟师父交谈的人，可能姓武。唔，而后师父遇见了你——咳咳，这，这不很自然么？”

老人所说，显非由衷之言。因为他一面说，一面又以干咳掩饰着语句的断续。同时，他那种笑声，也是极为勉强。少年虽然一面听，一面点头，但脸上却仍流露着一种惶惑不解之色。老人瞥了他一眼，忽有所悟地蔼容问道：“孩子，你不明白什么叫做武林人物是吗？”

少年摇摇头，静静而低低地答道：“不，师父，这个我知道。”

老人微感意外地哦了一声，忙又问道：“谁告诉你这些的，孩子？”

少年低头哑声道：“我爸爸。”

老人神色一震，失声道：“什么？孩子，你——你见过你爸爸？”

少年抬起脸，眼圈微红，讶道：“师父，您这是什么意思？”

老人头一低，忽然狂咳起来，少年情不自禁地起身走到老人背后，为老人轻轻捶打着。片刻之后，老人咳停了，唉声叹道：“唉唉，老啦！真的老啦！”说着，拍拍身旁石阶，调脸向少年道：“师父没事啦！孩子，你坐下来吧！”

少年坐定后，老人温和地问道：“孩子，你什么时候离开你爸爸的呢？”

少年低头哑声道：“四年前。”

老人又咳了一声道：“现在他人呢？”

少年哑声哽咽着道：“他……他……死了。”

老人脸上神色凄然，这时伸手放在少年肩头上，轻轻地抚慰了好一会，这才低声带着振作的强笑说道：“傻孩子，别难过啦！人死了，就是死了……知道吗？”他微微一顿，继续道：“师父见你年纪这样小，就单身流浪在外，还以为你从小就没有爹娘。所以一见你说在你懂事之后还跟你爸爸在一起，相当惊讶。是的，孩子，师父刚才就是这个意思。”

说至此处，老人又咳了两声，和声问道：“四年前，你跟你爸爸住在临汝，是吗？”少年点点头，用衣袖拭着眼角，没有出声。老人神色迫切，声调却用得特别和缓，又问道：“住在乡下，也许是个相当偏僻的地方，是吗？”少年点点头，同时脸一抬，脸上又现讶色，好像说：是呀！您怎么知道的呢？

身后树上被风吹落几片枯叶，老人这时无巧不巧地调过脸去，刚好避开少年的视线。他头也不回地缓声又道：“就只有你爸爸跟你两人吗？”少年点点头，嗯了一声，头又低了下去。

少年头一低，老人便转正了脸，继续低声问道：“还记得你爸爸的相貌吗？”

少年低声应道：“记得，师父。”

老人顺口接道：“说得出来吗？”

少年点点头，头仍低着，想了一下，这才低声嘶哑地道：“我爸爸……年纪很大了……跟师父您……差不多……胡子很长，和头发一样白。”

老人眉峰微微一皱，岔口道：“师父想，你一定很像他，是吗？”

少年摇摇头，老人漫不经心地哦了一声。少年伤感地道：“不，师父，我不太像他老人家。我问过我爸爸，他老人家说，